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著者 鄭証因

出版者 新華書局

發行人 張衡齋

發行所 新華書局

北平楊梅竹斜街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版

技 擊 長 篇 小 說

# 崑崙 崙 劍

鄭 証 因 著

(一卷)

第一章 義救忠良三俠邀援尋舊友

第二章 防仇備戰銀丸巧打滿天星

第三章 雪山二魄午夜探莊試身手

第四章 逞強較技鐵蛛一擊警雙魔

第五章 法諭再頒聯袂輕舟揮義劍

第六章 網羅密佈金刀寶刃聞蘭州

技擊長  
篇小說

# 崑崙崙劍

(著者保留影劇攝製上演權)

鄭証因著  
滕雲修

## 第一章 義救忠良三俠遊援尋舊友

滿清中葉，雖則一般大明遺族和忠貞復國之士，逐漸滅亡，可是也不能完全消滅盡淨，還有些不甘屈服的遺臣志士，時時的變更方法來和清廷作對，中原一帶清廷兵力盛強，八旗勁旅遍布各省，再加人心厭亂，力量稍微單薄的，想有舉動也不過徒作犧牲，可是邊荒一帶時起擾攘，這時正是清廷以數省兵力征服了新疆一帶，準噶爾部，不過那時還沒有建設了新疆省，收服了地方之後，由一位朝廷的親信大臣寧遠大將軍鎮撫邊陲，這位大將軍是正黃旗名叫裕昌，威權至盛，統轄着十幾萬雄兵，凡是川邊，青海，甘肅，新疆，藏邊全受他節制，自從準噶爾部落平定之後，邊疆上算是暫保小康，這年正是五月中旬，也就是端陽節後，在甘肅省蘭山道轄境，岷山以南白龍江以北，地名叫黑泉驛，這裏正趕上廟會，又是集期，沿着白龍江岸百物雜陳，商賈雲集，這黑泉驛在高台縣的縣境內，雖則是個驛鎮，因為是附近十幾縣交通的要道，這裏有一座黑龍廟是一個極大的廟宇，邊荒一帶農民百姓們迷信極深，這時雖不是秋收的時候，因為已經入了夏季，正是一個鄉農們添置一切衣著使用的時候，並且黑龍廟又是廟會的正日期，從五月初十一一直到五月底，這黑龍廟一連二十天，附近百餘里內，農民百姓全要趕這個廟會，並且在集場上能够把一年所用的東西全行購置齊備，這黑龍驛既是一個集場所在地，又有黑龍廟，所以這小小驛鎮比縣城還加富庶，那時交通不便，這驛路上官家往來公事遞送的要

緊地方，這裏更是入甘肅省的一個咽喉要路，那時從北京城到甘肅省，萬里長途，按着驛站走，從皇華驛起，得經過一百二十四站，所以從北京城下來的以及由準噶爾，迪化府往北京走公事，或是官兵換防，也越不過黑泉驛這個驛鎮，這驛鎮緊挨着白龍江畔，往上一站高台縣撫儀廳，撫儀驛相隔着八十里，往下一站是到鹽池驛有七十里的路程，可是上下兩站一百五十多里，須離開白龍江岸，有時候按着驛站辦官差走公事的，一路上有時是併站而行，緊趕路程，到了黑泉驛這裏，只要公事不大嚴厲，全要在這裏耽擱一兩天，這裏雖是邊荒之地，可是在春夏時風景極佳，這黑泉驛沿着白龍江邊往北望去，正是岷山，高峯插雲，峻嶺重疊，遠遠的如同一帶綠屏障，白龍江江流如帶，環繞着這片陸地，土脈十分肥沃，古樹千章，良田萬頃，再加上農民百姓們全是自食其力，一個個樂天知命，不爭名，不奪利，熙來攘往，從表面上看來倒也顯得一片太平景象，但是農民百姓們那又知道江湖道中隱含着多少強取豪奪，這機關話詐，醞出來多少尋仇報復，血雨腥風的慘劇，這時正在中午之後，在這黑泉驛的驛鎮邊上，緊對着江岸有一家酒館，雖則是鄉鎮上的買賣，倒也佈置收拾的十分乾淨，字號是會仙園，在這黑泉驛作着極好的營業，座上客常滿，這一個廟會的期間會仙園發着極大的利市，這時靠窗邊一付座頭上坐着三位客人，靠裏邊這個年約六旬餘，身量魁偉，雖則有些年歲，可是赤紅的一張臉面，長眉朗目，鼻直口方，掩口花白鬚鬚，穿着件灰布衫，袖管極肥，高高挽起，左臂腕上套着一十八子香串，正在舉着酒，和這老者對面是一位五旬左右的身量略矮，黑紫臉膛，濃眉巨目，唇上留着短短的黑鬚，穿着件四川土綢子大褂，顯得精神十分壯健，在這座頭打橫坐着一位四十多歲客人，白淨面皮，劍眉虎目，穿着件藍川綢長衫，各人身旁全放着一個黃色包裹，這一望而知是走江湖的武士，這三人在形神相貌上跟別的客人全不同，尤其這三人的口音一個是大河以北的口音，那個五旬

左右的却是滿口川音，這個四十多歲的却說着江浙一帶的方言，三個人的酒量全很好，這時他們已經喝了四五斤酒，那個四川口音的似乎有些酒意，不像先前那麼談笑自如，却不知爲什麼引起惡憤，旁邊的客人雖聽不出他們說的是什麼，可準知道這三人也不商不賈，全是走江湖的有本領的人了，這時那口帶川音的人把酒杯往桌上一放，手底下用的力大些，竟被他把酒杯震碎，和他對面坐的那個老者，右手按着酒杯，左手却在捻着脣上的花白鬚鬚呵呵一笑道：「陳師弟你又發什麼牢騷將就些吧！我知道這裏的酒菜全不和你的口味，我們趕下三站去，只要到了玉門縣城內，可嘗嘗縣城內二友居所收藏的名酒，慢說是師弟你在川中沒有喝過，就通我走遍了七八省也沒有嘗到他們那麼純的美酒，咱們到那裏不醉不休，你的氣準可以消了」，這口帶川音的嘆息一聲道：「柳老師我何致於那麼沒出息，現在總然味列八珍，我也嘗不到他的好處，眼前的事恐怕終要像這支酒杯一般，弄個支離破裂不可收拾而已！」他說了這話，堂倌已聽到這桌上碎杯之聲，趕了過來，拿着抹布趕緊擦抹這客人面前掉邊的酒漬，却仍然陪着笑臉道：「客人酒用的不少了，再給你再添兩樣菜下飯吧！」這口帶川音的客人却把眼一瞪，向堂倌喝叱道：「胡說，我何曾告訴你酒够了，難道你們的酒怕賣麼？」堂倌赶忙答應道：「客人別生氣，常言說，『賣飯不怕大肚漢』。客人多用，我們多沾光，那有不願賣之理，我這就替客人取酒來」，這堂倌眼皮多亮，他那會看不出來這發客人不是好惹的，自己焉敢討他的無趣，所以連連答應着，趕緊把身形撤開，轉身到櫃上取酒，在橫座頭坐的這客人，却向口帶川音的低聲說道：「四哥這種耳目衆多之地，還是要檢點些爲是，若他把菜送上來，我們吃過飯趕緊走吧！」這時那老者却用右手的中指蘸着杯中的餘酒在桌上寫了幾個字，他寫的幾個字是「敵踪已現，口頭不慎，牽動大局，開心豈不有愧」？隨着寫完，用手抹去，這位口帶川音的竟自被這幾個字警戒住，立刻

低頭不語，這時堂倌又把酒送過來，並且他還故意的巴結這三位客人，各給滿上一杯，又問了問客人還添什麼菜不添，那老者微搖了搖頭，堂倌轉身退去，老者把面前的酒杯舉起，向同座的這兩人說道：「四弟，七弟我們可淨一杯，就此收場吧！」這三人各把酒杯舉起，一飲而盡，他們酒雖用的多，草草的用了些飯，各自離座，招呼堂倌算清酒飯賬，一同向外走來，這口帶川音的客人脚底下却有些踉蹌了，走到會仙園的門口，才往外一邁步，這同伴的兩位已經頭前走出去，恰巧在這時又從外面進來一位客人，和他撞了個正着，他酒本已喝得够多了，脚底下原已經沒準，來人和他肩頭互撞之下，他身軀倒退着撞出去，靠門旁正是酒櫃子和賬桌，他身軀正撞在酒櫃上，酒櫃子被振得上面的杯盤亂響，還算是他被撞後往前一挺勁，把勢子收回一半來，若不然非把酒櫃子撞倒不可，沖沖大怒之下，一抬頭瞪着眼罵聲喝叱道：「你這人怎麼不長眼。」在他喝叱間，已經看清來人是一個短衣壯漢，一身藍布短衫褲，褲管還高捲着，下面綁着一雙草鞋，這種打扮，分明是江面上的使船水手，這口帶川音底下的話是脫口而出道：「若把酒櫃子撞翻你賠的起麼？」這個水手模樣的年紀也就在三旬左右，生得短小精悍，此時也一揚臉向這口操川音的客人冷笑一聲道：「你這人說話好生無禮，若是不長眼，怎會走到這裏打快撞，和你碰上了！我還認爲可以留個認識，想不到你這常在外面跑的人，反倒說出這種話來，酒櫃子撞翻，我賠不起還有你呢！你帶着那麼些銀子，不還緊花出去也生病。」這客人一聽這水手的話越發怒不可遏，認定了他說這種話定不是好人，自己身帶的金銀已被他知道，真要是江湖道中硬搞硬拿的主兒倒可以尋尋他的開心，遂喝叱着道：「我囊中倒是有許多金銀珠寶，你要是見財起意，這裏耳目衆多，我給你恐怕小伙子你也不敢接吧！咱們找個清靜地方講講買賣怎麼樣？」這水手却一笑道：你倒很和氣，既然有意和我商量買賣，咱們這就走。」可是頭裏出去的兩個客人。已

經停住脚，分立在酒館門兩旁，往裏看着，這時水手走出去，他好似並沒對於門外的兩個客人留意，出了酒館，直奔江邊，此人脚底下很快，已經走出五六丈遠去，那個年老的客人看着口操川晉的同伴微微一笑，彼此倒也誰不用和誰打招呼，一齊跟綴着這個水手模樣的往江邊走來，這三個客人先前對於這水手還不十分理會，此時見他放開脚步，在他身形上看決沒使用什麼功夫，只是他離開這酒館已遠，奔江邊這一段路也離開集場，比較着清靜，他脚底下越發加快，可是上半身絕沒有起伏搖動，只用脚尖着力，這種走法快得出奇，這三個客人未免驚心，那個口操川晉的酒已經醒過來，知道是遇見江湖能手，因為在一個白天雖則這一帶清靜也不斷有行人經過，決不能隨便施展輕身術和夜行術的功夫，只有脚底下暗中加快，就這樣只是趕不上這個水手，好在離着江邊沒有多遠的道路，只不過一兩箭地遠，已經到了江岸，水手站在一排柳蔭下，轉身等候，客人中這個老者已經竄到頭裏，反趕到水手的近前，首先發話問道：「朋友請你報出『萬兒』來，彼此也好打招呼，我這個拜弟有什麼開罪尊駕之處，由我替他領罪，這水手却哈哈一笑道：「請一位來三位，我的運氣真是不錯，你老兄既是和他一起而來，那麼咱們算在一筆賬上，倒也省事，你們這位朋友他要對我慷慨一下，把他所帶的金銀分給我些用，我就實心實意領謝他這番感情，所以才請他到江邊講這場買賣，老朋友聽明白了麼？」這老者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朋友你不必再用這些無味的舉動，彼此全是道中人，何妨痛快講一講，究竟朋友你對我們懷着什麼心意！就請賜教，我在下情願奉陪。」若是再存戲弄之意，恕我無禮了。」這水手此時把雙手一背，神情帶着十分傲慢，向老者道：「這位老師傅你不要認為你們行踪隱密，就這樣就能掩飾本來面目，無奈尊駕這個河北省滄州的口音不會去掉，柳老師傅我倒久仰你，以北派武林的功夫，竟自精擅小巧之技，我要領教領教，柳老師你的手法呢！」這老者見水

手已經認識自己，帶怒說道：「你既認識我追雲燕子柳鴻，你定是江湖道中人，何不報出『萬兒』來，可太不够朋友了。你十分有藐視我弟兄三人之意，既想見識見識我老頭子的手法，我雖然年邁力衰，倒還沒把你這種不敢稱名道姓的朋友放在眼內，這水手一轉身身軀往下一矮，雙掌一穿，身隨掌走，騰身而起，穿着柳蔭下已經躍至江邊近水的石坡上，這時這一帶水邊上並沒有別的船隻，只有一隻漁船，方才離岸，離開河邊也就是一丈左右，操船的也是一個有年歲人，頭上戴着大竹笠，這個竹笠戴得很低，前面已經壓過眉際，把半邊臉全遮在竹笠內，船頭調轉，又是背着身子，看不出他面貌來，那水手往水坡一落，更高喊了聲：「老伙計你怎麼變心要拐了我的船走？這可不成！船就是我的命。」他二次一矮身，從水坡上騰身再躍起，輕飄飄落在漁船上，好快的身法，那老者却在這時也跟蹤趕到水坡上，和他所差着也就是一起一落之間，這位老客人在這種地方，不顧危險的不肯示弱，決不肯叫這名水手就這樣輕輕逃去，口中也在喊了聲：「朋友你怎麼這麼無情？帶着我過江吧！」身軀往前一聳，脚尖一點水坡，身形快似離絃之箭，向船上撲去，不過這時船上的那個漁夫已經又把船撐出丈餘，可是老者輕功實有驚人獨到處，腳底下尺寸準，身形起的快，竟落到船尾上，脚尖一點船板，剛要再往前一縱身，向那水手撲去時，後哨上這名漁夫一扭頭，口中道：「你們真會糊塗，欺負我們是外來的船麼？這老者一看這老漁夫的面貌時，竟自嘆了聲道：「原來是你！」船上這個漁夫哈哈一笑，向船頭那水手招呼道：「師弟你跟柳老師這麼開玩笑，還不賠禮認罪，吃了苦子我可不管」，這老者忙說道：「霍老師這位究竟是何人？快給我引見一下，免生誤會，你要知我那兩位拜弟性子全急，他們口頭不慣，豈不要鬧起笑話來？」這時老漁夫把船頭轉來，仍奔江邊，一邊使着船一邊說道：「柳老師我給你引見引見，他姓喬名忠，是我師伯門下最後收的弟子，這些年來隨在師伯

身旁，遠在湖南，輕易不到這一方來，所以跟這一帶的老師傅們全很生疏，「水手這時也走到後哨，滿臉陪笑向這老者道：『柳老師恕我狂妄無禮，我因為在師父門下早已仰望着虎嘯山武林三友個個有一身武林絕技，我只是隨侍師門，離不開湖南地面，好容易這次被派來到甘肅省，跟隨我師兄霍元凱，師兄和老師傅們全有交情，令我欣喜欲狂，今日一見面，我斗胆的要請柳老師賜我一招兩式，果然柳老師名不虛傳，我失禮之處，還望袒待，酒館中也情實不敢冒然相認，耳目衆多，走露風聲，於眼前的事十分不利，這才把老師傅們引誘到江邊一會』這個叫柳鴻的含笑拱手道：『既全是一家人，還有什麼客氣，只不知你們師兄弟怎竟知道我們到了黑泉驛這裡，這倒是怪事，』柳鴻剛問到這句話，船已抵岸，岸上的兩人見師兄追上船去，並沒動手，漁船這時再一轉回來，望到了船上的情形，和後哨瞞了一隻眼的老漁人，也全認出是自己人來，船到岸邊，這老漁人霍元凱頭一個竄下船來，一手拉住一個招呼道：『方師傅，陳師傅咱們一恍二三年沒見了吧？現在有一點要緊事，要和老師傅商量一下，岸邊不便交談，何妨到船上避開了敵人的耳目再講如何！』這兩人點點頭，更不多問，一齊竄上船來，老漁人和那水手把船撐開，一直放向中流，離岸已遠，更把風篷扯起，風篷的引繩拴好之後，老漁人這才重給那師弟霍忠和柳鴻的兩位師弟互相引見過，原來這般人全是寄跡邊荒的一般風塵奇士武林名手，酒館中的弟兄三人在虎嘯山三道嶺避雲岩下卜居他們是結義的弟兄，門戶不同，所學的武功亦異，自操北首的名叫追雲燕子柳鴻，他所學雖是北派武功，天生來體健身輕，擅長輕身小巧之技，對於輕功提縱法，有獨得之秘，武林中同道全稱他作追雲燕子，這兩人是他拜弟，一個叫方飛，一個叫陳天柱，這陳天柱是四川省成都府的名武師擅長內家掌力，在兩川一帶，頗負俠名，那方飛却精擅綿砂掌的功夫，他是湖南省紀家的門弟子，專擅內功掌力，這三人結拜成異姓兄弟，住在川邊虎嘯

山，可常常的在甘肅，新疆一帶作些行俠作義的事，船上的這兩入贈一隻眼的叫霍元凱，那水手名叫喬忠，全是八卦門的門下，精擅八卦掌，在水面上已經行道多年，往來川，滇，甘，新一帶，也全是本齋師門的規，以一身所學獻與江湖，這些人志同道合，並且他們近年來被一位武林中成名的劍客收歸在門下，完全受他的指揮，辦些個人間不平事，此時聚合在這小小的漁船上，把漁船放入煙波深處，不再再走露什麼消息了，老武師柳鴻遠才向霍元凱問道：「霍老師請你我在尋我們的來意說明，我們弟兄三人還要趕奔藏邊去救我們舊日的一位恩主，此人一生忠誠報國，爲黎民解倒懸，雖則帶兵多年，總是體着天地好生之德，決不肯妄殺無辜，那知道好人難作，我們在半月前才得着信息，有一個朋友到虎嘯山捉到了這人，現在有極大的危險，我們聽到來人所叙說的情形，恐怕要走晚了一步，我們弟兄若不能救了此人，那真是天道不公，善惡不分，叫人難信人世間尚有正義在了，霍老師你究竟有什麼事，還是快說與我，彼此全別慢事才好。」霍元凱忙答道：「柳老師，你先不要着急，你既去藏邊定是爲了司馬老大人的事吧？你可以不用担心，崑崙劍客已經伸手要爲這位幹國忠臣，忠良代盡力了。」柳鴻遠異着問道：「霍老師可是真的麼？我們也是老劍客門下効力的人，我們弟兄自身既然想爲這件事盡力，他老人家也要搭救此人，怎的竟不給我們一些信息？這真是怪事了。霍老師可見着他老人家麼？」霍元凱微微一笑道：「鴻老師你這可真是笑話了，老劍客幾時肯示人以廬山真面目，錯非是三年的一盛會能够朝拜他的仙顏，平時豈肯和我們相見，昨晚才接到他老人家的一紙法諭，我們就知道此事重大，隨着這次的諭帖頒發下一枚『鐵缺令』叫我們在黑泉驛這裏我到武林三友，轉達他老人家的法諭。叫柳老師父們趕緊的趕奔迪化府，並且必須要從接到法諭之後，兩天一夜到達那裏，只要趕到之後，自然還有人來指示一切，無論如何要把司馬老人和他兩位公子護送出迪化府，要在當

時看情形去作，能够立時起身走就一刻不許停留，可以趕奔北方。倘若到時走不出迪化府境，就把這種辦法改變，把他父子三人分開，可是柳老師的責任重大，他老人家把司馬老大人的兩位公子交與柳老師等保護到虎嘯山暫避禍亂，並且老大人所收藏的三件傳家之寶，無論如何要保全下去，不能叫它落到惡人的手中，事情是這樣安排的。柳老師你這道法諳看一番，我知道老劍客對於柳老師多麼倚重了。」這霍元凱這麼說着，他那僅有的一隻眼却望着追雲燕子柳鴻，目不稍瞬，可是柳鴻聽到這番話，却驚得一身冷汗，想不到老劍客竟把這種重大的事情交到弟兄三人身上，這種千鈞重担，實有些担不起，按理說起來，弟兄們從虎嘯山趕下來爲的就是這件事，現在纔有崑崙劍客在下了這樣命令，完全是一件事有什麼困難，不過原本弟兄三人是因爲曾受過司馬老大人的厚恩，他現在有難正應該捨死忘生的去救他才是。所以毫不遲疑星夜趕來，不過那可是盡人力聽天命，有多大本領施展多大本領，倘若敵人勢強力威，能人太多，弟兄三人不是人家敵手，那也就無可如何，如今老劍客傳下這種嚴刻的命令，自己雖是寄名弟子，可是老劍客門規至嚴，對於歸附到他們下的弟子們，絲毫不肯寬縱，倘若他所分派的這些事到時候失風不利，不能保全，老劍客是責自己弟兄三人畏刀避劍，不肯捨命力拼，非要被他門規處治不可，這位老武師這麼大年齡，竟自急得一語不發，還是霍元凱說道：「柳老師不必爲難，我想老劍客既然伸手肯搭救司馬老人，必然處處有安排，處處有打算，我們只有遵着他的命令去作，至於榮譽成敗，我們倒不必去管，很可以全把他付諸命運，掙扎到什麼地步，全靠着好了。」霍元凱這番話說得追雲燕子柳鴻點點頭，隨問道：「霍老師你們師兄弟二人是怎樣下手呢？」霍元凱忙答道：「我們所接受的命令，何嘗不嚴厲，倘若在迪化府能够安然脫險，沒有什麼說的，只要一遇上勁敵就得遵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司馬老大人的安危生死，和我們弟兄兩人算是同一命運。」

「若是救不了他們父子三人，我們也就去休想再活下了，只是我不大清楚司馬老大人爲官清正，心性仁厚，何致於有這種厲害的對頭人，非要他的命不可，這種事到現在我也不大明白。」追雲燕子柳鴻向霍元凱道：「霍老師你要知道詳細，請來問我這位陳師弟，他定能對你說個清清楚楚。」霍元凱點點頭道：「我很想把這件事大致的情形明瞭一下，更想知道司馬老大人的對頭人不過是一個統兵大臣，最厲害就是安心陷害他，也不過就是官家的勢力，憑我們手底下這點本領，就會救不出他父子，這全是離奇的事難道那對頭人手下竟有出類拔萃的人物，來作司馬老大人的催命鬼麼？」追雲燕子柳鴻道：「霍老師你算說對了，一點不差，實在是老大人這般對頭人不止於他不易惹，恐怕我們也未必應付得來，我們只好是硬着頭皮去作，不問他結果如何了。」這時船順着江心，却是逆流而上，走到了夕陽依山，竟自走出五十多里，到安西州所管轄的柳溝驛，霍元凱和師弟喬忠把這隻漁船灣進了一道水岔子，把船隻停到一個極冷僻的地方，這裏並不是停船的所在，接近柳溝驛的碼頭，還有半里地光景，得拐過一個江灣子，柳溝和師弟方飛，陳天柱知道霍元凱是靈力的躲避着有船隻的地方，因爲江南的航船上聲息靈通，他們最容易走露出消息去，這裏把船停住，倒是很好的所在，喬忠和霍元凱親自動手，在船頭預備起酒飯來，他們並沒費什麼工夫，即已整治好了全份的酒飯，搬入艙中，追雲燕子柳鴻道：「霍老師這倒真叫你們弟兄辛苦了，我們於心何安？」喬忠却哈哈一笑道：「柳老師不叫我負荆請罪已經是很慷慨了，我們難道連一席賠罪酒全不肯破費，那也太吝嗇了，」柳鴻道：「這可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們索性到船上面痛痛快快喝兩盅，豈不妙麼？」霍元凱道：「所可惜這一帶景色太差，你看這種荒村野甸，連前面那柳溝驛也全是那麼冷冷清清，月色還不知得等到多會上來？面對着荒江野岸，我認爲反不如不看他倒好，」柳鴻道：「霍老師這就是看法不同，我覺得艙中

十分氣悶，不如船板上痛快。」雲元凱道：「既然是柳老師願意在船板上我就遵命了，跟喬忠師弟兩人全攔好，這五位江湖異人在船板上坐了一週，竟自你一盞，我一盞的喝起來，方飛却忍不住向柳鴻道：「師兄，咱們現在已經領到老劍客的命令，事情那麼緊急，不要悞了事才好，我認爲今夜不能就在此裏停留下去，還是緊趕一程爲是。老劍客限定了要兩天一夜要趕到迪化府，我們只要一過分的放肆，非要悞事不可了。」方飛說着話，正是指着陳天柱，恐怕二師弟又嫌在酒館中那樣喝得動作失常，幸虧是遇到了自己人，故意相戲，倘若真個遇到了勁敵，豈不要毀在人家手內，所以這時用話從旁提醒着，柳鴻忙答道：「方師弟你不用担心，我沒有那種本領敢違抗他老人家的命令，我到時候準準起身，並且在未到達迪化府之前，我想到洗馬莊去找一位武林舊友，請他伸手助我們一臂之力，此人若肯出頭，我認爲定可以應付一切強敵，老大人的事不足爲慮了。」這時陳天柱也聽出師弟方飛是警戒自己，正要答話的工夫，師兄柳鴻忽然提起想要向外人呼援求救，忙的說道：「師兄這件事你可要斟酌，不能冒昧去作，我們雖是老劍客的寄名弟子，不是他親傳絕藝的門人，但是既列入他門牆下，就得遵守着他門規才是，法論上只令我們弟兄盡所有的力量去應付這件事，我們私自約請本門以外的人，雖則我們是一番好意，倘若怪罪下來豈不冤枉呢！師兄究竟你要請那一位？」追雲燕子柳鴻道：「我不過是那麼想，也未必就把此人請出來，難道洗馬莊的那位老俠客，師弟你不知道麼，他姓崔。」陳天柱驚異的說道：「難道師兄是想把那以龍形入掌成名武林的崔文佩請出來相助麼？師兄你若果然能够將此人請出來，我倒願意在師門中領受一切責罰。」柳鴻呼了一聲道：「師弟你真是出乎反乎，剛說的話自己和自己就這樣矛盾起來。」陳天柱忙說道：「師兄這不是我自已反覆，以西南數省所有武林中成名人物，精擅拳功劍術的很有些成名的人物了，可是龍形入掌崔文佩他手底那份功夫，可

以說是壓倒羣雄，在武林中絕少對手。此人若能出來，任憑他再有什麼驚天動地人物也要退避三分，師兄還是今夜去一趟爲是。這洗馬莊離這還有多遠？」柳鴻道：「我雖然這麼想，但是他時否準在家中還不敢預定，我還在想和霍老師商量，我們在天明前分手走，我們弟兄仍然趕早趕奔迪化府，霍師兄原船也到不了地方。不過可以多走百十里水路，何不散開免得易於被敵人注目我們！我們若是從這裏分手，就在今夜趕奔前去，黎明時候可以趕到洗馬莊了，洗馬莊離着這裏不過五六十里遠近吧？」霍元凱和霍忠聽到柳鴻要約請這位名震武林的老俠客，他們弟兄二人是不贊一辭，飲酒間霍元凱和霍忠這才細問起司馬老大人這個對頭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他是怎樣的難惹，陳天柱遂把這位司馬子謙結冤於寧遠大將軍裕昌的經過，說了一番，霍元凱和霍忠聽了之後，不由憤恨得咬牙切齒向柳鴻道：「柳老師，這個裕昌裕大人，身受朝廷倚重，官封寧遠大將軍，統雄兵鎮守邊陲，竟會這麼荒淫無道，貪財好色，早晚黎民們要跟着他受一番塗炭，天下的事真叫人難平，這種人心險惡的世途，任憑你行俠作義的多麼關心，恐怕也管不盡這些冤枉事了，他這個大將軍是由那裏來的，他不會不明白，旁人饒爲他掙了這份功名富貴，蔭子封妻，最後却落到他以怨報德，還要安心把別人置之死地，把別人傳家之寶，稀世之珍，擄爲己有才肯甘心，我們若不能把這件不平事作個公道處置，也太對不起俠義二字了？」霍元凱和霍忠憤怒十分，這時天半已經湧起一勾斜月，銀星萬點，散滿天空，這江邊上比較起天色剛黑時換了一片景象，這次大家倒是心裏懷着戒意，不敢放量的飲酒，方纔不時的用話從旁警戒着，約摸到二更過後，已經是酒足飯飽，柳鴻向霍元凱道：「霍老師我打算趁這時帶我師弟們到洗馬莊走一遭，萬一能够把龍形八掌棍文佩請出來，我們的事或者許能够順利得手，也未可知，」霍元凱道：「我看此人未必能够就管這種閒事，倘若不是柳師傅你徒勞往返，還不如我們早早的趕奔蘭州

，免得耽擱誤事。」柳鴻道：「霍老師我們全是自己人，我說這個話，諒不致怪罪我，這次我們應付的對手，內中可有幾個江湖中出類拔萃的人物，這位大將軍他的幕中很有些江湖異人，不時的來往，外人更測不透他爲什麼接近這種人。此番我們趕奔蘭州，只要動起手來，自身的榮辱無須顧惜，倘若失敗在對手的手中，我們有什麼臉面到崑崙山復命。所以必須把力量預備十足，只要一伸手，無論如何要把他全家救出虎口，所以我打算趁這種時候，敵人尙沒發動全力，我們多找幾個有力的人物相助，比較舊有些把握，所以我決意到洗馬莊走一遭，崔老師傳他和我們並不算甚遠，以師門中的淵源，和個人的友誼，他決不致過分的拒絕，不過我也不敢把話全說滿了，萬一他有不能出來的理由，那也就無可如何了。何況我和他已經三四年沒見面，他是否準在家，尙還不能確定，」霍元凱點點頭道：「柳師傳既然認爲可以去得，那就不妨走一遭了，那麼我們在那裏聚合呢？」追雲燕子柳鴻答道：「我想我們從洗馬莊翻回來，最早也在明天午後，我們從洗馬莊一直的起早走下去，我看趕到五龍驛那裏黑家老店，是個很便當的地方，霍老師也把船隻寄存起來，誰早到了誰在店中等候，咱們再一同奔趕蘭州。」霍元凱點頭道：「好吧！我們一言爲定，五龍驛黑家老店見面了。」追雲燕子柳鴻帶着方飛，陳天柱辭別了霍元凱，霍忠立刻趕奔洗馬莊。從黑泉驛這裏到洗馬莊有四十餘里的道路，不過這一帶道路十分難走，四十里路得經過兩處橫山口，一段十里的山道，爲了師門中這種重大的事，並且救忠臣孝子，助義夫節婦，是本門中必要的信條，所以決不計及什麼勞碌辛苦，遇到稍微可以放開腳步的地方，這三位風塵俠士全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健步如飛，緊趕下來，但是遇到難走的地方，只好放慢些，他起身時，已經是二更過後，這條的道路，更是極難辨認，在白晝間往往還有岔路走差了的，何況在這種深夜之間，柳鴻和師弟方飛陳天柱全不是本地人，柳鴻是冀北武師，籍隸滄州，方飛是河

南人，陳天柱是用中人，他們對這一帶道路全不甚熟，柳鴻還是三四年前到洗馬莊來過一次，更不是從黑泉驛這條道走的，終於把路走錯了一段，這一耽擱等到再把路找對好，聽到遠遠的村莊中已經雞聲報曉，天色全快亮了，仔細辨認着洗馬莊附近的形勢知道離着洗馬莊已近，還有五六里遠，因為所經過的地方，名叫柳河灣，這種地方，容易辨認，只要走過這種地方的，多少年工夫不會忘掉，因為這雖是地近邊荒，惟有這一帶頗有些像江南的景物，這柳河灣一道靜蕩蕩的河流，河水分外清澈，沿着河堤密排着垂楊，柳河灣足有四五里地長，這一帶魚產頗豐，土地也肥沃，所以沿着柳河灣數里地內有幾處農村，漁村，全是十分豐富，洗馬莊就在這柳河灣的附近，柳鴻對於這種地方記得頗清楚，遂向陳天柱，方飛說道：「我們不要緊着趕了，天色沒有多大時候也就快亮了，索性我們等到天亮之後，再入洗馬莊，登門拜望不好麼？」陳天柱道：「我們的形跡應該嚴密些，這裏雖然離開省城很遠，數百里內全是他勢力所及的地方，在未會動手之前，還是謹慎為是。」柳鴻微點頭道：「師弟，你還不知道洗馬莊一帶的情形，只要回頭我們走進洗馬莊你就明白，龍形八掌岫文佩是何如人物了。在柳河灣附近再沒有他這裏這麼大的村莊，只這洗馬莊擁有居民三千餘戶，附近二三十里內，農村中的富戶差不多全到洗馬莊這裏，因為這裏是內河一個轉口的地方，洗馬莊就是一個水旱碼頭，龍形八掌岫文佩住在洗馬莊這裏，已經數代，他們變是武林世家，上代全是練武的，不過沒有岫文佩成名，附近數十里內，賊不驚宵小，賊跡，有農田的富戶，養漁船的船戶，住到這裏，無形中得到了安全保障，岫文佩更平衆望，莫說洗馬莊的人擁戴他，就是臨近的村莊也全敬服他的爲人，這洗馬莊定有村規，村民們沒有不遵守的這種地方，只要面生可疑的人，在洗馬莊出入，村民們無形中就取監視之意，所以外人休想在這裏任意逗留下來，我們到這裏來，還用防備到什麼嗎？」陳天柱，方飛聽到柳師兄這